

第四章 碧候孩童教育體制內學習狀況

2004年2月筆者自行統計在碧候42位就讀專科以上的學生中，有12位輟學，近28.5%的輟學率。2007年增加到55個大專學生，中輟比率卻也增加到41.1%。九十二學年度，原住民教育調查統計報告資料顯示大專以上中輟比例，就大專以上退學學生人數共計354人。²¹³ 2007年碧候輟學率若扣除就讀軍警校學生，中輟率近65.4%²¹⁴，筆者本章欲探究的是，這些中輟生為什麼在選擇了教育體制的學習後，又放棄得來不易的大學生涯，是什麼讓他們做了這樣的選擇？是部落的價值觀或是家庭的教育亦或是幼時的生活經驗導致輟學？還是另有其他因素左右著這群中輟生的抉擇？在求學過程中，他們究竟遇到了哪些困難。因此第三章欲探求的要點如下：

1. 碧候孩童的北京話口語使用，與一般孩童差異處。
2. 碧候兒童對閱讀的看法。
3. 孩童出外就學與在南澳本地就學的學習方式差異又是如何？
4. 學童出外求學時，如何尋求幫助？
5. 碧候兒童的學習偏好。

為什麼以閱讀為主來談呢？因為閱讀能力，是對事物了解的基礎能力，除了教師口語教授外，閱讀這個動作便影響著孩童的學習。部落的學習文化偏好動態，與讀書中汲取知識的習慣不相近，造就此後問題解決方式的差異，此種差異近一步影響部落孩童對學校教育的觀感。然而，自57年起，實行了近40年的國民教育，也許有人會問：「閱讀，仍會是問題嗎？」倘若閱讀可以開啓一扇窗，那麼部落的閱讀那扇門，為何遲遲不能開啓呢？

倘若單純談閱讀的問題，忽略文化窠臼下的個人行為，便無法點活了空泛的公式。社會文化是行為的產物且因「人」而傳遞下去，沒有「人」社會和文化就

²¹³ 高淑芳、裘友善（2004）《原住民教育調查統計報告：九十二學年》台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出版年。頁52。

²¹⁴ 依照筆者統計碧候至今共有63專科以上學生，其中28位沒輟學經驗41.1%，比例最高沒輟學的是畢業便有工作的軍警學校，若扣除軍警名額11位。52位學生中僅剩18位學生沒輟學、休學、轉學經驗，如此一來中輟比提高成65.4%。

不存在，因此欲避開人的行為而研究社會文化，最少是空泛而不能窺及全貌的。人並非像動物一樣僅依靠本能而生活，人之所以為人，是以複雜的心理歷程（包括有意識或無意識）調適於社群生活之中，因此我們要想充分了解人與人的關係或人與文化的關係，一定要顧及個人的人格與行為這一因素。²¹⁵碧候中輟生的人格與行為，正圍繞著第三章所敘述的家庭學習、部落學習、宗教環境學習而產生，也反映在教育體制的學習與問題解決、生命抉擇中。

筆者在前兩章，多以碧候村的全貌敘述整個學習模式，而文化模式學派，最為人詬病的正是不見個人意志作的抉擇，因此筆者在本章敘述中，會盡量突顯學生訪談資料，使學生境遇更為鮮明，在中輟或就學遭遇的難處為何，以突顯個人意志部分的決定，而這些決定來自於人格的養成及價值觀的教導傳承。

何以助學貸款或是打工沒有辦法解決中輟生的就學需求？國小同班的三十位孩子，最後進入高中職體系就讀的學生不及五人，這是本論文欲突顯討論的議題。能夠進到高中職的孩子已然是部落裡的佼佼者，當這些部落中的少數群體鏗而不捨的讀完高中，並且好不容易考上了人人稱羨的「大專院校」後，為何輕易的說放棄就放棄？究竟是什麼理由迫使他們放棄多年努力的成果？筆者將於本章節探討此議題。

²¹⁵ Franz Boas,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轉引自李亦園（1966）頁 2。

第一節 語言文字運用問題

(一) 語言與閱讀的轉換

1. 特殊口語表達方式乃導致溝通不良之因素

2004 年的山輔，老師們帶著碧候的孩子前往南澳鄉立圖書館參訪，南澳圖書館有電腦區、原住民資料區、圖畫書區、兒童書區、並設有影音設備，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參訪的目的當然是要學生們有所得，因此老師們設計了學習單請他們填寫，當時孩子們依照老師所設計的學習單開始填寫，筆者發現沒有學生真正認真的填寫，也無學生認真的坐下來閱讀書籍，反而三三兩兩聚在一塊兒聊天，填寫學習單的目的只是因為可以換取禮物，筆者同時發現碧候的孩子可能是因為文字閱讀能力較薄弱，遂對閱讀書籍的興趣缺缺，這可由孩子們講話的文法與一般口語使用上的不同來說明筆者的假設。例如：

筆者：有習慣但是沒有興趣是什麼意思？

大雄：就是到那邊就是蠻那個，蠻融入那邊的生活環境啊，不太會覺得說出來外面有點陌生，感覺很像在自己的家裡這樣，蠻輕鬆的這樣過生活，可是我選的科系啦，就是不太喜歡吧。

「就是到那邊就是蠻那個」一句話中有四個連接詞。我們不難發現原住民在口語的運用上，長使用較多的連接詞，可能與泰雅語中有許多停頓的語助詞一樣，可以讓說話者稍稍停頓做思考。

筆者再舉訪談中之內容如下：

筆者：是怎樣的不喜歡？

大雄：因為我本身熱愛運動吧，就是沒有什麼體育之類的那個，像田徑啊田徑之類校隊，都沒有啊，所以就有點不喜歡這樣。

沒有田徑隊之類的校隊，所以有點不喜歡，一個句子，使用者用很多累綴的敘述，相當多贅詞，並反覆的講述，句中「就是沒有、都沒有、所以有點。」

大衛：因為我現在是在讀南澳高級中學啊，然後我有參加那個籃球隊啊，然後就他會在身體方面的不足，所以想自己鍛鍊自己的身體。

明志技術學院中輟生大衛的訪問中，語氣的運用也同樣使用較多的連接詞。事實上語文使用的問題，除了自身母語文法使用上的不同，造成口語表達與一般漢人較不同外，筆者認為鮮少的閱讀經驗多少也影響碧候的孩子說話及一件事情的詮釋上較為不通順。謝佩均也在屏東縣的山地國小，發覺田野場地原住民學生有亂造詞的現象，造句時，只要是同音或諧音，都可能是被借用的字。例如：以生字「慘」造詞為例：被學生造詞「早慘兒」。²¹⁶句法使用在日常生活中以不同於平地生，要轉換成作文時更是困難。事實上筆者在訪談時，時常必須一再重複解釋筆者用詞或是以換句話說的方式讓對方明白筆者所問的問題，以利受訪者回答問題。舉例如下：

筆者：那你在明志那邊跟同學的相處狀況怎麼樣？

大衛：不喜歡？

筆者：有比較熟的朋友嗎？

大衛：你說同學嗎？

筆者：恩，或室友。

大衛：就是類似明明就不認識啊，然後就相處就這樣有時候很像已經相處了好幾年的朋友這樣，同學啊，像那種關係，像那種類似很熟了，熟到不行這樣，就故意說，明明就是不一樣的人啊，根本就不認識啊，然後就故意裝作很認識這樣，都過的蠻好的這樣，相處的也都蠻好的，

筆者：不認識裝成認識？

大衛：對呀！因為漸漸然後在這半年生活這樣，我們團體生活啊就漸漸有點默契比較好吧！

在筆者進行訪談時，因為大衛用詞的關係「然後就相處就這樣有時候很像已經相處了好幾年的朋友這樣，同學啊，像那種關係，像那種類似很熟了，熟到不行這樣，就故意說，明明就是不一樣的人啊，根本就不認識啊，然後就故意裝作很認識這樣，都過的蠻好的這樣，相處的也都蠻好的，」看似要敘述與同學相處

²¹⁶ 謝佩均（2001）〈原住民國小高低學業成就生學習適應之比較〉屏東師範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83-84。

的很好，彼此很熟悉的句子，其實蘊含著相反意思，要仔細想才能得知大衛敘述的意思。筆者很難一下子就完全了解大衛用詞的意思。

大衛：都有吧，一方面因為我們那個學校全體要住校啊，然後就晚上的時候一定要訓練身體，就鍛鍊啊，然後就做類似那個伏立挺身吧，然後就做那個所以會有點懶惰，就說阿等一下又要做那個鍛鍊身體，就不去參加柔道社。

大衛說的「伏立挺身」其實是「伏地挺身」，用詞或語音的表現更是不同於一般人，因此「標準國語」的發音更不可能存在，ㄉ、ㄉ；ㄌ、ㄌ；ㄉ、ㄉ；ㄉ、ㄉ；ㄍ、ㄍ時常都是含糊不清的發音，而注音中的ㄉ和ㄌ更是難以辨別。林明芳訪談花蓮太魯閣族也發現，老師認為語調學習上問題很大，例如：講話時時常會「尾音拉成兩、三聲韻」，而注音符號的調也抓不準。²¹⁷

拼音文字系統的研記者發現「聲韻覺識」能力是預測閱讀的最佳指標，他和閱讀能力息息相關。這是由於拼音文字所標示的就是語音中的聲韻結構，兒童的聲韻覺識自然成為學習字母原理的先決條件。注音符號是一種表徵聲韻的書寫系統，所以我們可以預期「聲韻視覺」能力差者，連學習注音符號也會有困難，因是在辨別國字的使用上，往往落後他人。此外，從聲韻轉錄的認知歷程看，中文閱讀也可能和聲韻處理能力有關。人類先學會說話才開始學習閱讀，所以個體在閱讀時很自然會把視覺的「字形」轉換成語言形式²¹⁸，個體如果在這過程中有困難，則會影響其閱讀能力。²¹⁹這是比筆者在訪談時發現的問題，即原住民使用字語詞及詞句表達方式與一般漢人使用不同。

以下資料，是另一段訪談內容，筆者的原意是想問老師對待同學的態度如何？而大衛的回答，卻是解釋另一件事，他以不同的思維去評述他所認為的老師。面對筆者的問題，一般人的回答可能會敘述：「老師很愛訓話」，或回答：「還

²¹⁷ 林明芳（2000）頁 114。

²¹⁸ 曾世杰（1996）〈閱讀歷程成分分析研究〉《特殊教育學術研討會手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會編。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會。以及（1999）〈國語文低成就學童之工作記憶、聲韻處理能力與唸名速度之研究〉發表於學童閱讀困難的鑑定與診斷研討會。嘉義：中正大學。

²¹⁹ 徐麗球（1999）〈國語文低成就學童閱讀能力亞型探討〉台東教育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頁 17。

好，對我們不錯」等回話，然大衛的回答竟是：「老師蠻多話的！」且經筆者再次確認「多話」的涵義後，才明白大衛不是指老師很愛講話，而是很愛訓話。

筆者：那你覺得你們老師怎麼樣？

大衛：還好，蠻多話的吧！

筆者：老師很多話？

大衛：對呀，有時候就訓話這樣！

筆者：愛訓話，老師教什麼的？

事實上，對大數多的漢人學童而言，在入小學以前已習得語文學習四大要項——字音、字義、字序、字形的前三項，正式入小學開始學習，只要將字音、字義、字序做連結即可。²²⁰也許字音究竟是否是影響閱讀的關鍵因素，還有待爭議，但除去字音發音之外，碧候的青年在字義、及組合成句子的次序規則上，仍然距離一般平地學生甚大。

戴慈慧在其研究小琉球問題時曾提到，社區何學生所締造的語言使用環境，與教師以教育控制者身分來傳遞內容時，與學生日常使用溝通的系統相異，使得教師，認為學生溝通能力較差。²²¹

偉忠：當時啊，我之後就不會了，他們在講什麼大概都知道，不一樣

啦，在那邊跟在這邊，還要感覺我這個人還要換一下，那種立場

什麼都要變一下。

筆者：你是說你在羅東講的話跟在碧候？

偉忠：對呀！我回來的時候還要換一下。

筆者：碧候？

偉忠：對呀！比較不同啊？

筆者：你會講母語？

偉忠：會啊！

²²⁰ 曾靜瑛（2002）〈泰雅族國小學童閱讀理解能力與閱讀理解策略之研究〉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頁 1。

²²¹ 戴慈慧（1999）〈站在離島教育的十字路口：記小琉球之人種志教育研究報告〉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77。

筆者：你會在家跟爸媽講母語嗎？

偉忠：會吧，應該會！

筆者：會在家跟爸媽講母語？

偉忠：會啊，不能忘本。

筆者：可是很多小孩子不會講？

偉忠：不知道有可能是自己家長自己不重視吧，像我外公他就會常常跟我講啊，有字不懂會問他，所以是會講，但不是全部會講，該懂的都懂，太深的就真的不知道。

筆者：那你覺得用在母語的字詞裡面啊，跟國語的差別有很多嗎，就是意義啊或是感覺之類的？

偉忠：母語喔，有時候一句話，要用母語解釋的話，就要講一堆話，就是很..

筆者：婉轉這樣子嗎？

偉忠：對，他因為現在的字啊，原住民以前可能沒有這個字啊，怎麼形容他，這是現代的字，以前沒有這個字啊，所以說解釋有時候要去轉，對啊，差不多就是這樣。

偉忠在羅東國中就讀時使用的語言，與部落中使用的語言，是不同的。在部落父執輩一代言談多用泰雅語，而大多的碧候孩子也都會聽。口語程度，則每個孩子各有差異。而偉忠從羅東回到碧候時，時常要面臨轉換問題，立場或用字遣辭的不同，可以證明在口語的使用上，學校所使用的溝通語言，並非孩童日常生活使用的語言，用詞上難免無法得到教師青睞。Bourdieu認為學校用語與大眾日常語言及表現詞句截然不同，而能掌握學校高雅語言的上流使用方式才能製造出社會特有階層所需要的印象。而中層、下層階級的學生必須「作做的」使用與她們原有生活階層不同的語言表達，以符合學校「傑出」術語的使用法則，這樣方能達到教師所喜愛的考試準確使用的辭彙形式標準。²²²

²²² Pierre Bourdieu (1970) *La Reproduction : Elements pour une theorie du systeme d'enseignement*, 《再生產：一種教育系統理論的要點》, Les Editions de Minuit. 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26-132。

2.從認字到閱讀

再回頭來談閱讀的問題，其實閱讀歷程其實可分為兩大成分：認字及閱讀理解兩大部分。認字又稱為解字，包括辨認字形、辨讀字音以及了解字義。

而認字是閱讀的先備條件，如果個體無法成功的完成低階的解碼歷程，就難以達成高階的閱讀理解，所以認字與閱讀理解的關係相當密切。

認字之後還有閱讀理解的連結性問題，閱讀的理解基本上是指明瞭字與字之間的關係。閱讀者要由上下文抽取字義，形成命題，組合命題進而表徵文義的問題。也就是說，要學會表達判斷的語句，例如：直陳語句或假定句表達。所以閱讀理解的產生必須靠讀者本身具備句法、語法、詞彙的知識才能將字間的意思讀出來。此外，讀者還要有文體知識，以及對這篇文章的背景知識才能理解文章。因此為了達到理解的目標，不但需要有低階的解碼能力，還須有高階的後設認知能力。²²³

郭玉婷發覺，泰雅族的孩子對於將老師口述轉成答案的過程中，顯得十分沒有信心，尤其是程度較差的學生，他們總是不確定自己組織答案，是否正確。因此就算有了頭緒，也遲遲不敢下筆。²²⁴

其實學習上不只有認知能力的問題，還包括最容易發生的分心，以及同學在課堂上搗亂。兒童離開幼稚園進入小學，不能完全適應學校的學習生活，他們所注意的大部分屬於無意識的注意，如教學的直觀性、形象性和教師所創造的教學環境都會吸引兒童注意。另外兒童在課堂上，常因外在刺激而高興的手舞足蹈，而被外在因素所機動後，卻容易變得難以靜下心來聽講，因而消耗注意力，不易注意後，又常因注意力被轉移到干擾的訊息上，因此不易調適收心，進而影響其課堂上的學習。自小都在田野奔跑嬉戲的碧候孩童，面對靜態課程的教學方式，所要克服的問題其實遠超乎我們想像。

泰雅族學生偏好動態活潑的教學方式，因此種教學方式的確容易引起學生

²²³ 徐麗球（1999）頁 15。

²²⁴ 郭玉婷（2001）頁 146。

討論，討論過於激烈時便不易將注意力在短期間內收回，使得學生課堂秩序常陷於哄鬧的情況，相對學生嬉鬧的態度將間接干擾到教師教學的進度，而學習態度的不積極，更會影響到教師教學品質。²²⁵

（二）閱讀非經驗中解決之道

2001年7月，筆者到碧候真耶穌教會進行近兩個月的山地暑期輔導（以下簡稱山輔）活動，鑒於碧候資訊不足，筆者在就讀大學募書，另外同行的六位教師也各自帶自己欲分享給學生閱讀的書籍前往。碧候教會山輔的課程安排上，每兩天就有一堂「好書分享」的課程，同時也設計「看書換獎品的集點活動」，然多數的孩子們卻寧可背誦聖經裡的聖句，或上課發言換點數，因為他們覺得看書換獎品、寫心得、或上台分享心得對他們而言是件困難的事，遂整個暑假課程結束後，整個班級共計四十位學生（就讀國中、小六）中，無一人因為閱讀而換取點數。2001年8月離開碧候後，兩個排滿書籍的四層高鐵櫃，從此乏人問津。筆者詢問圖書管理員，她告訴筆者整年借閱書籍的次數不超過五次。

2005年7月，鑒於2001年的圖書挫敗經驗，筆者此次只攜帶「純粹兒童讀物」前往碧候教會擔任山輔老師，過程中意外發現科學類書籍是所有書架上借閱率最高的。但借閱科學類書籍的學生以花蓮太魯閣學生居多，而碧候的學生在山輔活動期間的一個月當中，幾乎不閱讀書架上的任何書籍，反倒於下課時間玩遊戲或聊天。筆者認為也許他們對書籍不感興趣，或是從未有過藉由閱讀書籍而獲得解決問題的經驗，因此不認為可由書中獲得或學習到些什麼東西，故而不會主動去閱讀任何書籍，或說是無閱讀的動機吧！

劉教授為碧候國小所提的建議「讓孩子覺得學習是有趣的」，不禁使筆者想起碧候的孩子在敘述他們打獵的情況時，那種顯現於臉上神采飛揚的表情，可以了解打獵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而學習打獵正是他們生活經驗中的學習代表。

就筆者所知，打獵其實是一件非常耗體力的事。獵人們通常在晚上七、八

²²⁵ 唐文儀（1998）〈花蓮縣國民小學學生教室行為與教師工作倦怠之關係研究〉東華大學教育所。頁13-14。

點左右出門上山打獵，到了狩獵場後，於狩獵的過程中要一直不斷的行走，直到半夜兩、三點才回到家中，如果於打獵的過程中體力不支的話，就會拖累整隊隊伍的行進，且獵人們行走在漆黑的森林之中，僅靠月亮隱隱的光線以及頭頂上照明的頭燈，每一步走起來可說是處處充滿了危險，但他們始終甘之若飴。

當筆者問到小凡打獵時有何感受？小凡的回答是：「很好玩」。但其實小凡第一次上山打獵時，雖然看到了飛鼠，卻因為打不到而顯得十分失望。此後，父親才開始慢慢的教導他打獵的常識及重點技巧，和如何使用槍支及注意事項，一個月後，父親再次帶小凡上山狩獵，在父親不厭其煩一次次耐心的教導下，才漸漸喜歡上打獵這項活動。

由這樣的教學法可以發現，碧候的父母在教孩子狩獵技巧時，並非全部依步驟教導完後才讓孩子上山打獵，他們所採取的態度是從做中學。除了小凡以外，碧候村的其他孩子也會半夜前往山上打獵，或上山採野生蘭花及山蘇賺取外快，這是從父母親身上所學習到的生活技能。

是靜態的閱讀或課堂教學無法引起孩子學習慾望？或是泰雅族人只偏好動態學習方式？林明芳在觀察泰雅族課堂教學後發現，學生在上課時是比較沉默，鮮少提問或回答。當教師採取的方式是授課時，師生互動較低，但當老師再黑板上圖解或融合其他較為活潑的教學方式時，學生們則會採取較為積極的參與方式。²²⁶

2005年7月的山輔，山輔老師全由碧候當地的大專生擔任。曾經帶領過這些大專生的莊錫欽老師，特地幫回鄉服務的山輔老師購買教育相關書籍，希望他們藉由閱讀書籍充實自己的能力，因為莊老師認為這群回鄉服務的山輔老師，生長背景與碧候當地孩子一樣，因此在教學甚至教育理念上，仍有許多需要加強的部份，例如：如何教育孩子課堂上的秩序；如何教學等等問題，希望藉閱讀書籍來刺激這群碧候部落出身的山輔老師。然而十位碧候老師當中，幾乎沒有人認真的閱讀過，且讀最多的老師，竟然只唸完一章，因此筆者認為碧候的孩子在解決問題的模式與方法中，並不包括閱讀。由此可知，於山輔期間在教會裡設置的小小圖書館，對碧候的孩子而言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²²⁶ 林明芳（2000）頁 108。

事實上，碧候村每家的圖書量都很少，因為孩子們從小較偏好活動性質的遊戲，且家長並未於孩子的成長過程中藉閱讀引導孩子產生興趣。知識的攝取，反倒是來自遊戲及同儕間的言談，或於日常生活當中由父母及長輩所教導，甚至有時是來自於教會聚會中，傳道人於台上所講道的內容習得。在碧候這個部落，不需要太多外來的知識，依舊可以生活的很愜意，求生之道就是最重要的知識。因此夫妻相處之道、打獵之技巧等，都是在有需要時，自然就會開始學習了。因為多數的父親聚在一起最常聊的話題是到山上放置陷阱的技巧，以及狩獵經驗，藉由這些話題一再的被傳述，自然而然便成為知識傳遞的模式。

學校教育系統既不提供勞動市場所需的技術功能，又合理的以考試淘汰的合法化社會功能，賦予社會資格間的差距。²²⁷閱讀的方法是否只有單一形式的紙上閱讀法，或者可以提高到體驗式閱讀的自然閱讀法；學習是否只有在學校課堂才能進行，抑或者我們可以接受生活的學習法則；最後，筆者所想提出的，我們是否只接受文憑的認定功能，而陷入某一種假性功能認定上盲點呢？

（三）碧候國小老師察覺的部落閱讀現況

2006年11月29日，為了參加大學中輟生方柔婚禮，筆者回到碧候，意外的碰上碧候國小為培養閱讀志工及老師所舉辦的第二場「兒童閱讀推動教師及志工閱讀培訓」活動，據筆者重要報導人之一——育寧姊告訴筆者，第一場培訓課程，只有她一個人前去參加，她覺得很不好意思，因此希望筆者出外田調後，可以陪她前去參加第二場的培訓課程，筆者表示願意陪同前往，然而一到現場卻不見育寧姐的身影，只留下筆者尷尬的坐在一群教師中，成為部落唯一代表。

這是每學期教師的進修活動，此次配合教師們認為碧候最需要的「閱讀」，請相關領域的教授或者說故事媽媽來上課，在言談中筆者發現，老師們在第一堂課獲得許多教導孩子閱讀的技巧及方法。覺得受益良多。

第二場是邀請花蓮教育大學劉惠惠（化名）教授講課，劉教授擅長兒童文學，但卻對眼前五位國小老師所提出的困境——碧候部落孩子閱讀的問題感到疑

²²⁷ Pierre Bourdieu (1970) 頁 177。

惑，其感到困惑的原因有以下：一、劉老師第一次至碧候，無法理解碧候國小老師們所說的困境是什麼？也不明白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是什麼？二、劉老師言兒童閱讀非自己的專長領域，且此議題已脫離文學範疇所討論的範圍，因此無法給予建議或幫助。筆者在場域中反省到一件事。是否原住民籍教師真的比非原住民教師更了解原住民學生呢？

筆者在這場與會的五位教師中，發現身為泰雅族的教師共有四位，他們卻無法跳脫黃森泉所言，仍對學生學習態度有著「讀書風氣差」、「婚姻關係複雜」、「家長不注重孩子讀書」等負面的評價，同樣以班級來看待到孩子問題，部落家長的殊異性或孩子的殊異性，在碧候過於一致，而使得學校老師容易以偏概全，認定碧候所有的學生有著相同問題，即便是生長在泰雅學習脈絡模式下的原住民教師，可能也會因為生長環境不同而無法理解當地學生的問題，因此還是會在既定的教育體制下感受到巨大的無力感。

碧候國小教師群屬兩個南澳部落泰雅族，一位為近五十歲的男主任，目前就讀東華民族發展所，另一位則是教育學程出身剛畢業的女老師；一位大同鄉頂著大肚子的女老師，一位教務主任屬碧候長老教會，一位漢族女老師約四十多歲。

提問的蔡主任本身是南澳 Tayal，他的問題是父母在孩子床前說故事，能否提升孩子閱讀效果？家長在六零年代，很支持學校，現在有沒有讀書都無所謂。因為花太多時間在解決經濟問題上，因此影響了生活品質。但社區的小孩「聽」聖經很厲害，如果把雅各這種人物帶入閱讀，是不是更好？上次邀請的說故事媽媽，告訴他們，多讀繪本，以詩歌、朗誦方式引起興趣，他覺得還滿有用的。

不知道是否是因為就讀民發所的關係，他不斷問到不知道是不是文化風氣還是文化差異的關係，讀書風氣很差，而且部落的家庭婚姻關係複雜，單親家庭多，所以不注重孩子讀書的問題。教授回答因其對這部落不了解，致此無法回答。之後，主任便在五人的小課堂中睡著了。筆者在國小進行體育課時，曾和主任聊過碧候狀況，他認為單親問題多、酗酒問題嚴重，以及家庭經濟窘困，致使父母親無心經營孩子的教育問題。

五十多年來，第三位考上教育大學的學生甄宜，她敘述到自己的情況。從小父母外出工作，每月只回家一兩次，就算回家了，聯絡簿隨意看一看，頂多問寫完了沒有，從不檢查寫錯沒有。甄宜認為這是因為父母本身對於兒童所學習的內容，也不甚了解，更無從指導。張玉英問卷調查顯示，泰雅族父母表示，孩子若有課業上的問題，會去請教老師或同學時的比例較高，但同樣身為泰雅母親的她觀察到，其實多數父母是把問題留著，不加以處理或是把問題丟給孩子自己處理。而孩子隔天到學校會主動問老師或同學的比例渺小。這樣的模式循環下，孩子原本就對概念或問題的關鍵感到模糊，日積月累後，仍不懂得如何處理自己所遇到的問題，以致影響後續的學習進度，而若學校老師沒有留意到孩子在學習上的困境，便可能會誤解孩子偷懶不用心，學業表現不如預期的好。²²⁸

席間，蔡老師提到，這些學習問題是否源自「文化差異」，是不是因為文化、人種、語言認知不同的問題？例如這裡的孩子太天真活潑、樂觀。只想今天，不憂慮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對於學習行為而言，孩子的起點行為弱，同儕間缺乏競爭力，只是「天天活潑、愉快的過生活」。兩位老師都先後提到，是否是因為「文化差異」致使孩子對於在學校學習，多以討好老師達到老師的標準為準則。

筆者認為「文化差異」是很複雜的概念，因為牽扯到學童家長的教育思維，部落文化脈絡所教導的價值，以及孩童同儕間的互動等等，並不是當我們有辦法認知「文化差異」後就可以進行解決，而是教科書教導的內容對泰雅孩子而言是過於抽象的世界，與原本生長環境所用的語詞，所認知的概念基模全然不同，而孩子在學校教科書領域中，被迫以了解新事務的基模為基礎，否則無法進行進階學習，其實對碧候孩子而言本身就是比一般平地孩子還要艱困許多的過程。

再者，二年級導師，同時也身為泰雅族的羅老師談到所屬班級的孩子，其表示孩子們的表達能力很差，通常都是老師講，學生聽，孩子不會勇於發表，但會覺得他們的內容都很貧乏，因為書帶回家後，都不會念，閱讀動機不強烈。句子也是和一般人使用方式差異甚大，內涵的作文倘若奠基於文句通順，情意貼切

²²⁸ 張玉英（2005）頁 124。

上，但孩子連語句順暢都有困難度。三年級的許老師表示三年級學生的問題和其他老師所提出的問題雷同。

劉教授在聽完教師的意見後，試圖提出以下幾點回應：

1.表達能力差是因為沒有內容，所以不會進步。2.因孩子們覺得閱讀不有趣，所以不學。3.對於寫作業也是我能交代就好，老師喜歡就好的態度。因為好玩，又沒動機學習。所以整理大意可以提高孩子的表達能力，增強抽象思考能力。

劉教授認為因為閱讀是抽象思考的而部落孩子個性直觀性強，若想要訓練孩子，要盡量提高孩子的閱讀動機。例如：一二年級讀繪本；二三年級加強注音字；五六年級則加強文字能力。

郭玉婷研究發現，泰雅族青少年由於過去學習抽象內容的經驗不佳、基礎不穩，因此排斥符號性、抽象性的教材。²²⁹過往的五年中，筆者在訪談中輟生時，最為困擾的事是這群學生語詞的運用，我們所指稱的字彙，與他們使用的意思大相逕庭。泰雅族學生的學習偏好上呈現喜愛具體教材，排斥抽象性教材、偏好操作方式、過度依賴老師等特性。²³⁰凡以上泰雅兒童學習特性都與閱讀的偏好相反，閱讀既屬符號又是抽象性思考，因此閱讀對碧候孩子而言，確實稱不上是件有趣的事。

總而言之，直觀與抽象能力的轉承上，需要一定的基礎課程，而這些基礎課程卻無法立基於課本的趕課壓力上。老師也不可能有足夠的吸引力在下課後留得住一心回家玩耍的國小學童。因此如何提升抽象能力的思索連結，對碧候國小的教師而言仍舊是多年的陳疾舊痾。

劉教授當下所並提出的方法筆者覺得對於引導碧候孩子入門，十分符合孩子學習動機：1.讀書是好玩的，叫孩子帶 MP3 到圖書館讓他們讀各自愛讀的書。2.閱讀是享受而不是功課（當成誘耳 MP3 不需要在培養出能力後即可抽離。）3.需要有人陪孩子讀書，而非讓電視陪孩子一整天。4.每週找一節課陪孩子閱讀，

²²⁹ 郭玉婷（2001）頁 173。

²³⁰ 譚光鼎、林明芳（2002）〈原住民學童學習模式的特質：花蓮縣秀林鄉泰雅族學童之探討〉《教育研究集刊》第 48 輯第 2 期。頁 149。

結束後發餅乾。如果在圖書館裡面，孩子搗蛋不要打他，只要求不要講話，等一起閱讀後，問問孩子有沒有要發表的，有的給更多糖果。

教授的提議其實十分有趣，但若需購買 MP3 恐怕會因經濟不允許而成爲很多家庭新紛爭來源，但引起興趣這部分的確很適合碧候的孩子。關於閱讀當然是由家庭做起比較好，但父親的閱讀場域在林野，母親的場域在人際關係或工作上，這些實務的學習上，的確是比書本實用，千百代來，原住民雖沒有文字書籍但依然可了解田野耕作與生活，而讀書可以帶給孩子怎樣的未來，恐怕是生活在碧候的家長和孩童至始至終感到疑惑的吧！

其實教導孩子們，由平淡單純的部落生活，進而發掘新觀察觀點，也許可以幫助孩子們多些思索角度，不致讓憑空想像的教科書，剝奪了太多學習的樂趣，學校所認定「寫作」或「考試」方式的評分標準，是否可以有更多的討論空間，筆者認爲一個開放的學校系統，可以使一個人真正的展現自我、實現自我。把理解與認知接壤在原生的土地事物上，可以減少抽象的理解，增進更多觀察、思維能力。久而久之這些基模再與外界接觸時，才可能有延伸的花朵展開。

根據泰雅族兒童學習模式相關研究指出，因爲原住民學校缺少原住民籍教師，而漢族教師對異己文化缺乏敏感度，因此難以窺視並深入了解泰雅生活。²³¹筆者在此所認知到的是，或許原住民教師可以敏感的了解自我文化，而身在其中的他們，也有可能因不同部落，或是對於任教的部落不了解，帶有一定刻板印象，而落入與其他漢族教師一樣的「落後」、「散漫」、「酗酒」、思維邏輯。甚至因爲身在文化中，而身陷囹圄，看的到問題，除了自身經驗卻無法有其他解決之道，因爲大教育體制給予她們的教學任務，與她們所認知的文化不竟相同，因此而有更多的掙扎。

可以成爲教師的原住民，也許有著與其他原住民類似的成長背景，但不代表他們可以理解「學不會」課本裡的東西這件事。可能起因於他從小的努力、家長的重視、遇到好老師等因素，促成他們可以成爲教師。而成爲老師這件事，本身

²³¹ 張坤鄉（1997）頁 285。

就代表著他與部落其他人的學習經驗有絕對不同之處，因此筆者不完全同意《原住民教育之理論與實際》裡的這段話：

非原住民的教師可能認為原住民學習動機不強、注意力不集中、懶惰，而降低期望水準，導致學生負面的自我形象，由於「自我應驗」效應造成學習的挫敗。因此，教師，應克服自己的族群偏見，才能對學生建立適當的期望水準。(黃森泉 2000：97)

具原住民身分的教師，與其他部落同輩，因著學習方式或家庭對學業的輔助等不同處，因而與其他同輩命運不同，成為教師，因此可能難以理解部落孩子置身文化模式中，無法跳脫到漢人教材中總總細膩的轉折因素，而無法在期待下，達到大家所預期具原住民身分的原住民教師，更能貼近部落孩子的期盼。倘若學校老師沒有走入部落的生活，只是一下班便歸心似箭，僅把教學當作是為工作而工作。雖看見了學生的問題點，家庭、部落、宗教，許許多多的價值觀念，交織而成的學習模式，卻不知如何下手，無力改變。甚至有些原民籍老師無法反省教育價值體系所教導的價值觀，老師們的回鄉回饋的理想與現實環境的落差，最終將使教學陷入沉重的無力感。

給予學生的負面自我形象，不一定是因為族群所引起，身為同族教師卻可能因為見到的現實面更多或更深入的了解，而產生更多降低期望的水準。尤其是原住民教師，如何在教育原住民學生時，也對過去自己所學並因而受到肯定的價值觀，產生再反省，進而跳脫「升學」的思維、表達能力薄弱的語句，看到原住民孩子其他與主流不同的能力，原住民的孩子閱讀與觀察能力來自於對環境的認知，而這也許無法成為考試所要的答案，這都是值得再深入探討的問題。

再者，原住民教師在資訊不發達的部落，可以尋求外援的管道幾乎只有網路。如何了解自己編寫教材的權限，以及有自信自己重新編寫適合孩子的教材。如何運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編選教材原則」提到：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中心，引發學生習寫作文之興趣。由淺入深，配合學生需要、季節時令、生活環境，以啟

發學生之創意，並設計不同題型，以供學生練習。²³²這都是教師在語文學習上課應做的逐步推展方向。倘若課程的設計符合這幾個步驟，教師也有其他管道可以學習建立自我教學自信，逐步漸進改善、實踐教學步驟，我想對於原住民孩子的語文表達，將有突破性的進展。如果讓學生以文句紀錄觀察自己的生活，而非死板板的作文題目，再互相閱讀批改，查閱自我與同儕敘述的不同，對學生的學習將有立基於實際生活的具體學習模式。

而孩子的低學習力，家長的低支持力，也都是影響教師工作倦怠的因素。而碧候孩子活潑的個性，易在課堂上干擾他人，致使教師不但必須兼顧教學還要時時叮嚀課堂紀律等問題，教師課堂管理不易，甚至同儕的影響都可能改變教師的熱忱，造成教師工作倦怠。

當教師發現閱讀學習發生困難時，及早給予協助通常都能改善情形，但是若是班級中幾乎每位學生都有閱讀學習困難時，可能造成大家於造句時，使用相同的生活用語，造成作文內容貧乏，並誤認為這樣才是正常的。如何在部落中一一克服這麼多的問題，幫助孩子適應兩種不一的學習方式，的確也不是件容易的工作。

²³² 陳宜雯（2005）〈九年一貫國語文教科書第一學習階段寫作教材與寫作能力指標之分析研究〉屏東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頁 33-34。

第二節 就學後學校適應問題

(一) 學習方法的差異—教師教法

原住民地區學校的教師，為符合學生需要，因此在教學上所採取的措施多數較趨於簡化，以孩子能夠聽懂上課內容為其主要教學目標。對於升學率較不抱有太大期望，因此不會急著把預定的課程進度再一定的時間內趕完，或是要求學生學會所有教科書內容。因此教材教法上，難免與其他地區教師所期望的不同。

大雄在宜蘭高商資訊科就讀一學期後便轉回南澳完全中學。當初他是南澳國中第二名畢業的學生，以十分之差落榜宜蘭高中，他曾說過就讀宜商時的一個學習狀況。

大雄：功課喔，是都還好啦，因為在那邊競爭力本來就很強，人家有在讀書，我沒有在讀書啊，對呀，會受到環境的影響，可是在那時候，比較好動、好玩吧，是都還算不錯，唯一最差就是數學，(笑) 數學考很差，都沒有超過兩位數，一直都沒有超過

筆者：那你以前國中數學怎樣？

大雄：國中數學喔，因為聽起來南澳國中跟那個外面的程度本來就有差，然後我覺得是很奇怪，因為我在南澳國中，老師講題目就是講很仔細啊，然後我到宜商讀書，那個老師講數學，一直寫過去都不會停，就是他們都說，你們到底懂不懂，就因為他們有在外面經常補習還是怎樣，然後都懂，他們都不會舉手啊，我可能是因為害羞吧，所以我都不敢舉手啊。想說只有我一個人聽不懂，所以我就不舉手。

林明芳歸納出原住民學生的學習特質，因為學習經驗與生活相結合，因此著重觀察模仿即以實際操作方式學習，因此較少在課堂發問。而且喜歡以既有的經驗做學習。並且發現課堂小組討論的情況，十分被動，非自發性的情況下，使得多數情況，都是由「負責」的同學想出答案，並且是因為教師一再催促或予以懲

罰的情況下，學生才會在課堂發言。²³³

一般孩子會因為害羞，而不願舉手表示自己不了解，泰雅孩子更是不願在其他孩子面前說：「不會」承認自己的失敗。這樣的經驗中，還包含大雄並不知道其他人會不會的意涵，並且猜測也許其他同學都有去補習，所以會了，或者原住民國中不如羅東國中的教學，就讀原住民國中的心理，蘊含了矮人家一大截的感受。再者，教師大堂授課時，也許是因為進度或者認為國中老師應該教過，因為教過，所以同學應該要會的心理，致使在教學進行中，容易忽略學習進度較慢的同學。

這與筆者在真耶穌教會大溪學生中心課輔四年的經驗一致。大堂課，為了趕進度，所以無暇顧及少數程度較差的同學。但若是一對一，你將會發現，原住民學生並不是不會，他們所需要的是在每一個步驟上反覆教導，直到原住民學生褪去對某一學科的恐懼，對該問題有自信，每步驟仔細的教導，是為了補足孩子再先前學習經驗上的遺漏，這樣一來更是有助加強孩子記憶或題形的教導。例如：正負象限分數不會加減，先看看對正數和負數數字的觀念，再來，看孩子會不會算分數，都教會了之後，多做幾次練習題，再回到原來的題目，持續教導以後，會發覺孩子對數學科產生自信，進而對算術發生興趣。

林明芳亦發現當學生以具體操作方式教學時，展現極高興趣，例如：操作五子棋教正方形需要幾個花瓣，學生在自己實務操作情況下，因為有信心所以主動回答問題的狀況增多。並且當教師常問學生這個步驟懂不懂，那樣解釋，能不能理解的情況下，增加與學生互動次數，也更能吸引孩子注意。不過數學在日常生活使用機會少於國文科，因此國語成績仍較數學成績好些。²³⁴

多數的原住民家庭無法提供額外的家教經費，對於需大量支付的一對一家教金額費用，更是難上加難。故孩子有學習上的困難時，父母無力以自身學習經驗教導，同時無額外的金錢可以讓子女進行課業彌補。這樣一天拖過一天，孩子與班上同學的學習差距更形加大且越來越沒自信，因而想放棄或逃避，終究造成無

²³³ 林明芳（2000）頁 55，112-118。

²³⁴ 林明芳（2000）頁 118-119。

法彌補的輟學成因。

(二) 中學學習模式與外界學習方法認知的差異

1. 練舞蹈、練體育才有前途

南澳完全中學吳玲梅校長對筆者表示，這裡的國小一天到晚都在練舞蹈，以爭取學校建設，所以升上國中的學生程度都很差，實在很難教。事實上，基礎不佳的環境下，南澳完全中學成立前，大多學生都只有國中畢業。而完全中學成立後，以考進大學為目標的教學對這裡的孩子而言是很大的挑戰，高中畢業後，每年可以考上大學的學生每班不超過五位，因此對體育有興趣的孩子都寄望能靠體育優異的成績進入大專院校就讀。

筆者：那你以前在碧候這邊，比如說你自己回來之後，會看書嗎？在國中的時候？

偉忠：看書喔，國一會啦，到國二之後，練了那個什麼，運動那方面，就開始一直運動，回來就很累，很累之後就睡著，所以很少看書。

每天花費兩個小時以上練田徑或球類，是孩子願意吃苦忍耐的進大學方式，但這樣的方式必須花費許多的體力，而等到靜下心來想讀書時，就很容易去見周公了，卻沒有改善的方法。因為在他們過去前輩的經驗中，多以體育進到大專院校就讀，而非單憑學科考試的成績。故此，孩子們在沒有指導老師教導的情況下，仍拼命練體育，卻不自覺練體育導致上課精神不佳，昏昏欲睡而使學業成績落入低循環狀態。

2. 做報告方式的差異

土偉與紹禹進到實踐觀光時，學校需要分組做報告，他們覺得十分困擾，因為從小他們的作業多是被動式的填寫，到底要怎麼找資料，在網路的搜尋引擎上要打上什麼關鍵字才能找到自己要的資料，當別的同學都已經駕輕就熟時，土偉

和紹禹仍在摸索階段而一頭霧水，因此每每做出來的東西品質不佳，常常找不到願意與他們同組做作業的同學。剛開始紹禹會拉著士偉一起做，可是士偉做作業的態度很隨便，於是最後連紹禹也放棄了士偉。士偉休學後，紹禹極少去上學，後來變成班上同學，也不願意跟紹禹一組，其實筆者到此時才反省到，與同儕做報告有問題這一點上，應該是士偉仍在實踐就讀時，兩個人共同都有的問題，只是因為紹禹身為筆者報導人，因而隱瞞了自己的問題。

育文剛上大學的時候，他常常走在馬路上大聲唱歌，起因於他覺得壓力太大了，重考才好不容易考上，又不能放棄，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麼。育文讀到輔大歷史系大二時，他當時已在圖書館打工，但當老師要他們找一本書，而書到處都借不到時，他不知道可以去國家圖書館（以下稱國圖）找書，就連在圖書館打工，面對我告訴他，國圖有他要的書，並且只要去一定看得到，屆時他可以影印回去給全班看。他仍拖到期中考的前一週，要求我帶他去國圖，他說因為他沒去過，不知道怎麼借書，但他打工的環境其實是輔仁大學圖書館。筆者還是帶他去國圖找書，教他怎麼搜尋書目，怎麼從相關的書文目中找到自己要的資料。今年大三的他，成為班上班長，開始嘗試寫系刊的小論文，很多科目的老師都非常賞識他。

我想對於碧候的學生們而言，他們在進大學時，的確充斥著許多需要幫助的地方，因為部落裡沒有管道資源教導他們，因此許多時候都被迫硬著頭皮自己摸索，有伴可以一起學習顯得更更有安全感，因此當環境中支持他們的力量消失時，便無法在外自力更生，為此而中輟。

信仰也是如此，兩性關係逾越價值觀的尺度後，驚覺「神」的支持力量沒有了，所以變得茫然無助，作許多事情時，自己又沒有能力處理好，因此常常出狀況，而兩性關係裡罪的觀念，是導致他們輟學的主因之一。

3. 習慣於部落生活

大衛在明志技術學院讀土木科，剛進去的時候不適應，但漸入佳境漸漸的

考到前十名，爾後，常到新莊與身為大學生的育文一起，大衛開始對一般的大學生生活產生憧憬，轉回南澳中學。

筆者：那其實你考第十名成績算不錯，那怎麼會想轉回來？

大衛：沒有興趣吧，到後來

筆者：那你中間剛開始曾經有興趣過嗎？

大衛：前面有，到後來就沒有

筆者：為什麼會感覺沒有興趣

大衛：就是興趣有一點變吧，想唸普通的

...

筆者：轉回來之後唸的怎樣

大衛：很差，就是沒有心

筆者：比較沒有心唸？

大衛：來到這邊就比較愛玩吧，受到環境的影響

筆者：什麼叫做受環境的影響

大衛：就是許多同學啊，在那種外面讀書啊就比較少，自己會克制這樣，自己會克制就會讀書吧，然後以學業為重，可是回來的時候看到比較熟悉的人比較認識的人，然後就跟他們一直玩啊，就是忘了讀書這樣

原本大衛轉回南澳，是爲了不要唸五專想考大學，但轉回碧候後，卻因同儕的影響，每天都出去玩，而不如在明志的有認真讀書的壓力。轉回南澳，還包含著大衛對自己即將獨自在明志的擔憂。轉回南澳後，課業方面的夢想都化爲泡影，大衛回到原有的生活與嬉鬧方式。

筆者：課業上跟你國中比，是比較好還是比較弱一點？

大衛：比較好吧！

筆者：你有比較認真在唸是不是？

大衛：嗯對。

筆者：所以你唸書的時間大概都什麼時間？

大衛：無聊的時候。

筆者：無聊的時候多嗎？

大衛：少啊。

筆者：什麼叫做無聊的時候？

大衛：就是沒事做啊，然後就晃晃時間看啊！

筆者：那一個禮拜大概多久？

大衛：一個禮拜。

筆者：差不多多少，你會唸多少時間的書？

大衛：最多兩個小時。

大衛從明志轉學回碧候後，每天忙著和同儕混在一起，沒事的時候就到處晃晃，每個星期的讀書時間不超過兩小時，讀書是因為太無聊時才會做的事。大衛的哥哥大雄也有類似的情形：

筆者：那你以前在碧候這邊，比如說你自己回來之後，會看書嗎？

在國中的時候？

大雄：看書喔，國一會啦，到國二之後，練了那個什麼，運動那方面，就開始一直運動，回來就很累，很累之後就睡著，所以很少看書，我是從幼稚園就開始很認真，到國一這樣，自動自發看書，到國二，可能跟他們出去玩那樣！

筆者：到哪裡玩？

大雄：就平常打打球，騎著摩托車出去啊！

大雄從小到國中幾乎都考第一名，但在環境的影響下，他最後還是選擇跟大夥玩在一塊，大學聯考時，沒有考上任何一間學校，轉考警察學校兩年也都名落孫山，現正服役中。

整個碧候部落的學習環境，沿襲幼年時期的同儕遊戲模式，集體進行、集體活動，因此大多數的學生日常生活中與教科書相伴的日子少，與同儕相左的

日子多。

(三) 實用或興趣取向學習偏好影響中輟

1. 興趣

紹禹與佳佳在就讀科系選擇上，有著同樣的問題。佳佳考上真理大學休閒遊憩系，紹禹推薦甄試時，考上東華民族文學系以及實踐觀光系，同年讀大一的同一群碧候孩子，有七個唸類似觀光的相關科系，這是大家一同約好的，當時國賓飯店，決定在南澳農場蓋五星級大飯店，於是實用主義至上的碧候，有七個孩子在同一年一起選擇觀光相關科系就讀，盼望畢業後可以回鄉服務，而選擇觀光系的另一個原因是「看起來比較好玩」。

七個孩子裡，升上大二後只剩兩位繼續唸大學，大二下學期全部輟學。問起中輟學生們不想繼續唸書的原因為何？每個人回答的理由都不同，其中有兩對是兩個人以上一起讀同一所學校的觀光系，因此其中一個休學，其他人也很無趣的跟隨休學的腳步；佳佳覺得她只是在混學歷，學校太爛，系上老師不知道在教什麼，她跟媽媽說：「你要等我混到畢業還是重考？」最終休學回到碧候，準備重考。土偉、祥麟、其昇則覺得系上學的課業太無聊，不知道在教什麼，因此決定一起去當軍人。紹禹一心想考音樂系，雖然他會作詞作曲，卻從沒上過樂理課，但他還是決定再考一次音樂系。

兩個就讀明志技術學院的學生，也因為種種因素而轉回碧候南澳中學，放棄原住民認知中的好出路，回來就讀。

筆者：國三畢業，就是高一那一年，那你在那邊適應的情況怎麼樣？

大衛：是還好啦，就普通這樣。

筆者：普通是指說習慣嗎？還是不行？

大衛：一半一半吧，有習慣但是沒有興趣。

筆者：有習慣但是沒有興趣是什麼意思？

大衛：就是到那邊就是蠻那個，蠻融入那邊的生活環境啊，不太會覺

得說出來外面有點陌生，感覺很像在自己的家裡這樣，蠻輕鬆的
這樣過生活，可是我選的科系啦，就是不太喜歡吧！

筆者：你選的是什麼科？

大衛：土木。

筆者：土木，土木工程還是土木？

大衛：土木啊！

筆者：是怎樣的不喜歡？

大衛：因為我本身熱愛運動吧，就是沒有什麼體育之類的那個，像田

徑啊田徑之類校隊，都沒有啊，所以就有點不喜歡這樣。

碧候學生幾乎每日都與運動接觸，不是遊戲便是籃球，當所學的科系與實際生活相距太大，沒有立即性實用價值時，學生不知道如何使用，甚至看不到畢業後未來的出路時，中輟便成為孩子執意的抉擇。

2.實用主義

另一位中輟生偉翰，現在一面打工一面準備原住民行政特考，當時因為想考公務人員體系而選修公共行政為輔系，他對自己讀的哲學系既沒有興趣又覺得看不到出路，在唸書的過程中，總覺得邏輯思考永遠想不出的所以然來，他也常常困惑自己為什麼要唸這個科系，當初只是於分發志願時填上了東海大學哲學系，所以就去唸了。因此他表示如果考上原住民特考後，便不會回東海大學繼續完成學業，因為他認為有工作才是最重要的，這是偉翰求學生涯上的第一理念。

對於生活上一切教導都以實務為最高價值導向的碧候人，的確會因為茫然不知而感到更多的價值困惑。對一位偏遠地區的孩子來說，上大學始終是他們這一輩子的目標，而家裡也始終支持著他們上大學的夢，對碧候孩子卻不然，因「生活」才是他們這一輩子被教導的價值取向。不單在學習取向上，在學習的實務上，泰雅孩子也偏好具體形象的學習。

(四) 我以優異成績中輟

筆者訪談中，最為訝異的一件事，是他們當中有些人，居然成績都還不錯，那爲什麼還要輟學呢？例如：讀明志技術學院土木系的大衛的成績是這樣：

筆者：那你在裡面的成績怎麼樣？

大衛：前十名吧。

筆者：你們班幾個人？

大衛：二十八個。

筆者：那其實你考第十名成績算不錯，那怎麼會想轉回來？

大衛：沒有興趣吧，到後來..

筆者：那你中間剛開始曾經有興趣過嗎？土木系好不好唸？

大衛：算可以啦。

筆者：算可以喔，還蠻好唸的這樣？

大衛：對呀，要看自己肯不肯去讀啦！

沒有興趣是大多輟學孩子的說法，會去唸明志技術學院很大的因素在於因打工有生活費，而可能還有餘錢可以幫助家庭。另外一位學生，也在名列前茅時中輟。

筆者：什麼的獎學金，明志自己的還是原住民的？

振興：很多都有啊，我們原住民的還有宜蘭縣的還有台北縣的，還有我們自己學校的，一定要達到八十分以上，我都是八十分以上啊，我們班上很愛玩歸愛玩，我們前十一名平均都是八十分，水準還是蠻高的，我們班，比那個第一志願，我們算第二志願，我們是機工科嘛，第一志願是電工科，我們班成績比他們還高ㄋㄟ，只是我們班是愛玩而已，我們那時候收四個班，兩百個人四個班...

振興與碧候同儕一起就讀明志技術學院，與班級同學相處融洽。當獎學金發放後，他往往慷慨的給家裡一部份。對他而言，剛開始最艱辛的適應期

都已度過。而後來又是爲什麼輟學回到碧候呢？

振興：他不是個性不好，可能看不慣他的動作吧！

筆者：比較像女生嗎？

振興：不是啦！就很像流氓那樣子！

振興：又很小氣。

筆者：小氣的流氓？

振興：我們班上人緣都很好，我們全部都很好，幾個團體這樣子，有三個，四十八個人嘛，有十幾個都是，有十個、八個、九個，是愛讀書的，像我們這幾個是愛玩的，有二十幾個，還有一群酒鬼，也是二十幾個，我們愛玩歸愛玩，我們讀書還在前十名，他們都不相信啊，像我在那個都是前七名，我們愛玩歸愛玩可是讀書的時候有時候認真，也沒有怎樣啊！

筆者：那後來幹嘛要回來，怕被打？

振興：因為他被打的時候，他要回來嘛，然後他就一直問我，他說到底要不要回來這樣子，我本來不想回來，本來想說繼續在那邊跟他們一起，我跟他們很好，跟愛讀書那一群還有酒鬼那一群我跟他們都很好，一直想想說，他要走了這樣，他就說你怎麼不回來，你不跟我回來的話，什麼不夠朋友這樣子，因為我們是親戚啊！

義氣相挺的振興，因爲碧候同儕的一句話，便輕易的放棄明志兩年的生活，以及與明志同儕的感情，因爲另一位要轉回南澳的轉學生，不但是同村同學，更是親戚，因此必須義氣相挺同進退，就算是分屬不同教會，在抉擇上卻和同教會的親戚相同，筆者認爲這是部落一致的選擇，不因五十多年的宗教隔閡而有所分別，這樣決定是承襲先人選擇，一種部落致上的強烈部落主義。

筆者：長老教會那邊的，叫什麼名字啊？

振興：姓嚴的，好像當兵了，轉回來什麼我們去讀南澳中學那樣子，我想說，想一想，我覺得說也很累啊在那裡，那時候腳還沒好，那時候才剛拿拐杖而已，拐杖已經沒有再拿了，又想說這樣也好啦，回來就好了，回來也比較輕鬆，不要給老師麻煩，因為在那邊是老師照顧我的啊！

振興當時腳因為操作機器失當，被升降機壓到，成為跛腳，這後來成為常被部落取笑的個人特點。其實，振興對讀書很有自己的學習方式，也往往名列前茅，與同班同學相處融洽，看似沒有中輟的理由，他卻和大衛一樣，因為另外一位部落來的同學要轉回南澳，因此休學。

振興：就照顧那時候我的腳，那樣子就跟老師說我要休學了，他連簽都不想簽名，是因為我講原因，老師是沒差啦，是我其他同學比較捨不得，我是趁他們上班的時候，我沒有跟他們講說我要走，我邊那個上面，他先走了，我是隔天，我是隔天，我同學上班以為我中午要去哪裡，以為我要去看病，我就偷偷的整理行李就走了，留紙條就走了（笑）

振興其實後來跟班上同學相處的都不錯，而且成績也在班上前十名，照理應該可以順利完成學業，結果他還是休學了。原因很單純，只是因為同村的學生要轉回去碧候唸書，因振興獨自讀書沒有伴，而且為了朋友間的義氣，所以他們決定一起轉學回碧候讀書。其實在言談中，筆者發現振興很懷念明志技術學院的生活，且對於老師的關懷心存感激。後來振興考上了景文技術學院，不過後來他又再度休學去改讀大漢技術學院的休閒事業經營系。這些孩子看似沒有中輟的理由，卻一再選擇了輟學。當筆者問到南澳中學的狀況時，發覺中輟似乎在南澳成爲一種流行趨勢，從父執輩那一代，到現在不斷的重演。

振興從明志休學回來後，就讀的是南澳完全中學第一屆，全班 30 多位同學中，輟學的學生就有 10 多位，這是南澳鄉原住民與學校體制碰撞下，最鮮明的學習問題。

筆者：你進去之前有三十幾個人，然後後來你進去之後剩下二十幾個，十幾個都休學，是唸不下去嗎，還是怎樣。

振興：可能在那邊鬧事。

筆者：被學校被迫休學嗎？

振興：嗯。

筆者：被迫休學的？

振興：嗯。

休學、中輟，選擇與學校體制碰撞，這是一種無言的抗議，其中包涵教師、學校規則、教材、同儕等林林總總問題。就讀於南澳中學，然後輕而易舉的休學，筆者認為是源自大部份的人，仍舊選擇部落生活，不像西部泰雅部落的人去樓空。部落內通常工作內容是以狩獵、打零工為主，學歷或學校學習內容一點都用不上，因此，輕而易舉的取得了輟學的正當性，而部落在這樣的狀況下，迄今仍舊只有一位回碧候國小任教的老師、另一位在南澳教書，以及嫁回部落的台北醫護大學畢業生等，這幾位大學畢業生，他們選擇仍然是回部落。

第三節 外出就學適應問題——同儕

(一) 同儕相互影響就讀科系及輟學決定

第三章描述碧候時，曾經描述碧候的同儕性，在學校教育中，碧候部落還充斥著一項特色，即偏好兩兩一起外出就讀某科系。例如：振興、其昇、祥麟一起就讀台灣觀光的休閒管理系；大衛、偉忠一起就讀明志技術學院；方柔、文浩都讀羅東商專資訊科；士維、紹禹一起讀實踐大學觀光系；75年次同輩一起念觀光、休閒遊憩等科系。都可以發現同儕對科系選擇的影響。不過往往另一位同儕若輟學，易帶動其他同儕休學的想法。

筆者：讓你聽到偉忠要轉學的時候你有什麼樣的感覺？

大衛：依依不捨。

筆者：然後呢？

大衛：然後有一點受傷的那種，想家的感覺。

筆者：就是有那種想家的感覺？

大衛：對呀。

筆者：然後呢？

大衛：就有一點想轉學。

筆者：這是幾天的事情，聽到到你決定去做這件事情，多久的時間？

大衛：一個禮拜吧，啊！三天啦！

筆者：大概三天就決定說你要轉學回來？

大衛：然後就又不不好意思跟爸爸講，到後來就講了啊，然後爸爸就給我一個禮拜的時間考慮。

筆者：那後來呢？

大衛：後來爸爸就說，你決定要轉學，然後他說回來要好好讀書。

筆者：那時候你一個禮拜考慮的時候，你是什麼樣做你的考慮？

大衛：就平常心吧！

筆者：你沒有想過在留在明志？

大衛：沒有！

筆者：那是因為你已經下決定了？還是你爸給你一個禮拜的時候，你是在考慮的？

大衛：就決定還是轉學回來這樣，到現在還沒有後悔，沒有後悔轉學回來。當初偉忠想轉回碧候部落，而大衛因為覺得自己獨自待在明志很無聊，因此兩人一起轉回南澳中學。紹禹本來還推甄考上東華大學，爲了有伴，他和士維約好一起去唸實踐大學，士維在一年級下學期輟學，與其昇、祥麟、聖瑤一起當去五年志願役的軍人，過了半年，紹禹也跟著休學。其昇唸大學後沒興趣，於是與祥麟一起休學。訪問振興，讓我訝異的是，本來以爲他是受傷之後轉回來的，因爲每次問他爲什麼轉回來，人家都會回答說，因爲受傷，瘸腿了。振興卻說是因爲他同學要轉回來，所以就跟著轉學。40多歲的呂福生說當初是和其他碧候部落同伴講好後，才一起休學。

呂福生念蘇澳高職之後，覺得蘇澳高職人際相處太複雜，碧候同儕告訴他連校長兒子都是流氓，於是三個碧候同學約好一起休學，因而輟學回家。²³⁵一個星期後，老師打電話來，要呂福生去上課，他說，自己當時已經沒有想上課的心了，於是沒有回去。

筆者：宜商的老師喔，

大雄：不是，是南澳高中的老師，我的導師現在，叫我回去思考，因為我們那班大部分是壞學生，就是會喝酒醉不愛讀書那種，他怕我回來會被影響，叫我好好思考，我跟我另外一個同學，也是宜商的，我們一起回來這樣子，…

當大雄要轉回南澳時，南澳中學的老師要他好好考慮，因爲學校風氣不佳，但大雄幾經思考仍舊決定轉回。碧候的孩子雙雙選擇同一科系就讀其實其來有自。大多源於外出就學的孤寂，所以渴望互相照應的夥伴，而從小部落裡同儕已經習慣一起遊戲、學習，因此就算是要出外讀書，碧候的孩子卻也寄望可以有伴

²³⁵ 結果其他三位乃倩的爸爸，林田達的孫子等，卻沒有輟學，反而被慫恿的呂福生休學了。

一同去。大雄所敘述，為什麼以南澳國中第一名畢業，考上令人稱羨的羅東高職卻又轉回南澳完全中學的原因。

筆者：那學習是上都很好嗎？還是怎麼樣？

大雄：還好，因為在那邊讀書又只有我一個是原住民，所以比較是孤獨啦，學習是只有自己在學習啊，比較沒有像在原住民學校

...

大雄：在學校的情況是，因為剛開學，剛去有點陌生，平常我從國小到國中是接觸，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原住民，到那邊只有我一個原住民，...，就是下課自己玩自己的，就像普通的生活，去上課中午吃飯啊，睡覺啊。

...

大雄：也許因為是，因為我是一個啊，他們其他都是別的是同一所國中這樣子，我在那邊就一個是南澳國中的，所以他們原本就認識的，所以他們就不喜歡跟原住民講話，對呀，而且我跟他再怎麼談要談什麼？

生活環境的差異，致使大雄很難與同學擁有共同的話題，因他從小到大都習慣與部落同伴一起嬉戲，不曾有過落單的困擾，而外出就學後卻往往感受到無比的孤單，以往生活中有許多相同背景的同伴，而出外就讀時，儼然成為多數平地人中的少數。因此覺得自己被孤立而促使其轉學回南澳中學就讀。原住民學生外出就學所面臨的第一問題是同儕關係的建立，比起部落緊密結合的友伴情誼，人際間的疏離與學習環境的異域，總總交雜的問題，致使大雄不知道如何接近其他同學。

其實當原住民同儕在一起時，大夥習慣一起幫忙解決事情。雖然大半時候的討論多無疾而終，卻在其中得到情感的抒發及壓力的宣洩。而在同儕團體的接納感中，還包含著相同的思考背景或對事務的認知一致，因此決議做法後，其他同儕的支持度也相對提高，因此如果任何活動，遠在高雄讀書的學生，也要不辭辛

勞的回到碧候或約定地點一同參與，可見其情感的緊密度。

育文敘述自己為什麼因紹禹一句話，便飛奔到高雄的原因。

他（紹禹）叫我（育文）去找他，很有話聊，小時候常在一起玩。小時候跟大人接觸就一群一群的。只要一通電話我就想盡辦法過去，一起玩，每次要離開的時候，都很捨不得，想說下次什麼時候碰面，有時候紹禹說「育文我要去台北找你」就真的會從高雄上來。

同儕間的感情緊密，甚至願意一起去唸某個科系，這也許是還不錯的開始，但後來也往往一起輟學回碧候。

筆者：那你回來之後唸了之後覺得怎樣？

大衛：就不錯啊！

筆者：不錯是什麼意思？

大衛：就唸的算是，唸的就……

筆者：沒關係慢慢來，那你回來之後覺得怎樣？

大衛：課業喔？

筆者：或是跟同學相處啊，還是其他各方面這樣子。

大衛：跟同學相處也是很好啊，因為都認識啊，之前國中就是三年的

同學這樣，感情就比較好…

雖然轉回來後，人際關係又回到當初部落緊密的同儕情感，但大衛轉回來後，課業越來越差，後來便後悔為什麼要轉回南澳，當初應該不論多苦，都不要受想轉回碧候的同儕影響，唸到畢業才是。但因為只剩自己一個人在遠方唸書，心理不踏實，於是還是轉回碧候。

大衛：來這邊課業越來越差

筆者：那你覺得如果沒有轉學回來的話，你不是說沒有興趣嗎？那要怎麼辦？

大衛：讀啊，就把他讀完

筆者：一次讀完，那當初為什麼會下決定一定要轉回來？

大衛：就看人吧，有一些是看人，就是偉忠要轉學回來，然後就有一

點啊就只有我一個人，怎麼辦，然後就轉學回來。

同儕在碧候，不僅僅代表兒時玩伴，更意味著將來一輩子的相互照應，同儕加上姻親關係的親屬聯繫，附加以同一教派的信仰，幾乎碧候孩子的人生都在同一個世界打轉，當踏出這個世界時，他們內心感到惶恐不安，致使他們仍掉頭回到原來的環境，代代相傳的問題，恰似原住民十年前與十年後所有的問題討論在相同問題上打轉一般，模式再現。

大雄點出了出外就學時內心不安的由來：

大雄：在學校的情況是，因為剛開學，剛去有點陌生，平常我從國小到國中是接觸，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原住民，到那邊只有我一個原住民，剛開學的時候，我就跟他們說，……，就是下課自己玩自己的，就像普通的生活，去上課中午吃飯啊睡覺啊。

許許多多的不安在內心掙扎，促使碧候孩子在出外就學後，往往習慣性回到部落生活的模式，在熟悉同儕的相處中，他們找到相同的話題，想法的共鳴，在這裡他們感覺到屬於自身的完整，不用活在他人的價值觀中。

（二）同儕間族群歧視仍存在

國民教育自 57 年開始實施，1997 年第四次修憲特別強調多元文化，其價值在於積極維護與發展原住民文化。1999 年教改推動方案，一直到教育部 2003 年，「全國教育發展會議」，原住民教育的相關推展，包含尊重了解多元文化，都是歷年政策重點。²³⁶筆者也認為，筆者幼年時期遭受「番仔」的辱罵，在今日應該不復存在，而轉學生偉忠卻向筆者轉述了，自己親身的經驗。

偉忠國中時期，因為家人鼓勵他去「競爭」，因此曾就讀羅東國中。剛進入學校就讀時，因為身為原住民的關係而遭受平地生的排擠。當時偉忠是全班四十位同學中唯一的原住民生，因而遭受排擠。同學們開始學偉忠原住民口音，「就開始講話學我們，就我們講話的口氣啊還有那些口音啊腔調，會比較重，所以他

²³⁶ 潘英海（2006）〈多元政策下的台灣原住民教育：一個人類學的觀察與觀點〉《原住民族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暨南大學。頁 2-5。

們就學啊！」我請偉忠做了示範：

就像恩什麼，你是原住民的喔，很會打球ㄋㄟ這樣子啊，我就想說太假了，有時候我說同學你在學我講話嗎，他說沒有啊，我想說這樣可能比較親切，親切這樣，可是我覺得沒有ㄋㄟ，我覺得很不舒服。

偉忠到羅東國中讀書時，因遭受到平地同學的歧視而與同學起了衝突，至此，大家才停止戲弄偉忠。沉默過後，接下來是忍無可忍的反抗，這是碧候孩童自小面對戲謔態度的一貫做法。這樣的情形一直到隔一段時間才有所好轉。這樣的被歧視的情形其實是偉忠從小不斷遭遇的問題，直至國中，早熟的偉忠才開始反省也許這樣的歧視是出於種族間的不了解，而並非原住民是低層次的族群。但刻板印象所帶給一個人的心理層面的壓力，卻是始終存在。

筆者：那就是你去羅東的時候你對於自己是原住民身份有什麼樣的感覺？

偉忠：什麼感覺喔，我只是想說..

筆者：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嗎？

偉忠：沒有，還不知道，是老師說我們班有一個原住民同學這樣，然後我就去，就是我啊，啊！原來你是原住民這樣！

筆者：是他們知道你是原住民同學之後才開始欺負你的？

偉忠：應該吧，其實老師不講，同學應該都知道一點，因為講話還是有那種腔調。

筆者：那你覺得你在那邊，對你的原住民身份…

偉忠：就當時會想說原住民有什麼不好嗎，為什麼來就是要讓人家罵的，我沒有想說原住民不好，為什麼我是原住民，不會這樣想，就會覺得原住民很光榮啊，覺得我是原住民覺得很好啊，就覺得是他們可能他們自己知道太少吧，對族群之間的瞭解太少，所以說講話…，對壓…

筆者：那你當時就有這些想法嗎，還是就是比較長大的時候，才有這

些想法？

偉忠：要長大一點，小時候是就想說為什麼會這樣罵你！

筆者：就覺得很奇怪他們為什麼這樣罵你？

偉忠：對壓！

筆者：可是不會覺得有其他，除了覺得很奇怪他們為什麼要罵你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感覺？

偉忠：就是感覺說就把我們看成次等的這種感覺，一出去的時候，他們就是最高的，反正就是白人黑人這種，種族越來越亂啊！

筆者：那後來的相處情況？

偉忠：彼此瞭解啊，就覺得他們不全然不好啊，然後瞭解我的人說原住民並不全是這樣啊，譬如說什麼原住民都是喝酒抽煙的，我不是啊，我看他抽，我雖然看他們抽，可是我不會啊，還是會改觀，所以說漸漸的就比較好！

另一位從羅商轉回來的大雄，也敘述初到外地讀書時，同學歧視的過程。

筆者：怎樣排斥？

大雄：就是認為我是一個原住民，他們的印象就是，原住民就是會喝酒啊、會抽煙啊，我就說我不會抽煙喝酒，也不會吃什麼檳榔那個，然後他們不相信，我說真的真的，我說我不會抽煙喝酒，他說不要騙人啦，我那個聽人家說你們第一個印象就是會抽煙喝酒，我說那是你們自己的刻板印象，所以我都不像啊，我在他們面前都不會喝酒抽煙啊，所以他們就相信我不會喝酒抽煙，因為我去那邊的時候，我體育本身就不錯啦，然後到那邊上體育課嘛，上體育課就拿球嘛，然後都輸給我，連跑步都輸給我，（笑）他們就說，還是原住民比較厲害，到那個時候，我就是因為在體育班比較強，所以他們就比較喜歡靠近我，喜歡跟我聊天。

實行多元文化教育的今日，種族刻板印象仍然存在，每一個孩子踏上外出就

學的路途時，多多少少都背負這樣的壓力。蕭逸維針對原住民中輟生所做的調查發現，因為原住民人數在大專院校裡更少，因此原住民學生面對龐大的漢族學生，都有難以融入的感覺，並且發現漢人對原住民文化仍有很深的刻板印象，而產生同儕關係上的疏離感，在學習上沒有幼年時期與許多同伴同進退的動力，埋下中輟的因素。²³⁷而關少數民族社會心理方面的研究，研究指出大社會中多數族群對少數族群社會的心理歧視，可能導致少數族群適應不良及反感或造成排斥問題。²³⁸

育文也敘述自己到台北讀書的情形，他覺得單純到台北玩很快樂，但到台北讀書後感覺不一樣。台北讀書環環境太競爭，壓力恐怖到十分嚇人。這壓力來自於去學校讀書時，因為常感覺到被排擠，因此很少跟同學接觸，同學們都很自私，不願意跟育文說有什麼功課，覺得負面作用很強，因此自己也產生了不認真心態。一直到二年級想到自己是原住民如果又不積極，以後怎麼辦。因此育文想自己試試看用功起來感覺是怎樣。

育文因為已經重考，所以對於晚一年讀大學十分在意。因此才有積極唸完書的心，現在他已經大三，並且成為班上的班長，嘗試寫下與原住民相關的論文，將其登載在系刊上。大學一年級時的歧視，已成為記憶中的往事。但歧視至今仍存在於原住民學生出外就學時，得靠自己的力量度過這一段時期。

（三）外邊的世界何其有趣！

碧候的孩子假日時，常常北上羅東或台北刁擾親戚，並且在當地居住幾天。到都市裡到底都做些什麼呢？

筆者：有什麼好玩的？

振興：就跟他們去啊，在家裡無聊啊，然後才剛考完嘛，就去玩，就睡，五天。

²³⁷ 蕭逸維（2005）〈大專原住民族學生中輟、復學及其學校生活適應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碩士班。頁 82。

²³⁸ 許木柱（1987）《阿美族的社會文化變遷與青少年適應》台北：中央研究院。頁 3。

筆者：啊，你們去五天喔！不用去上課嗎？

振興：誰？

筆者：你跟誰去？

振興：我，daigi

筆者：daigi 不用上課嗎？

振興：恩…

筆者：曉課？

振興：都自己去啊

筆者：是喔，還有誰？

振興：偉忠有去我才去！

筆者：然後去五天喔？住在哪裡？

振興：我表哥家？

其實這些孩子常上台北，但大都只是「沒錢，逛逛就好」這是筆者在詢問育文，既然家裡沒有錢為什麼還一天到晚和振興去逛街時，育文給我的答覆，是「出去逛逛，透透氣，出去玩一玩，不一定要買東西。」大衛講述他輟學前在台北的生活樣貌。

筆者：你在台北的時候，都是去哪裡玩，或是假日的時候？

大衛：新莊啊！

筆者：去新莊做什麼？

大衛：就去找認識的，也是有同村的。

筆者：去找育文他們喔？做些什麼事情

大衛：就是去玩吧，就是剛好禮拜五晚上會出去逛街之類的

筆者：有錢嗎？

大衛：都蠻節省的，一個禮拜只有五百塊

錢不多，出去逛逛透透氣卻是一個紓解壓力的模式。振興第一年從景文技術學院休學後，窩到育文讀書的地方，不返回碧候。時值育文重考當年，

振興時常慫恿文翹課，一起去台北閒晃，不用要買東西，只要逛逛就好了，而拋下許多自己該做的事：例如與家教老師約好的補習時間，先享樂再說。打工一兩個月的薪水，也在一瞬間花用殆盡。住在都市的幻想，或是在台北讀書的夢想，幾乎是每位碧候孩子都愛做的夢。林慳全到宜蘭中學唸書半年後，半夜都出去打網咖，白天無心唸書，考試成績不甚理想，因而被當的科目太多，於是休學回南澳高中唸書。

方柔到台北唸書時，終於完成了她多年的夢想，這樣的運氣也是許多碧候孩子所羨慕的，但最後她告訴筆者，其實還不就這樣，反正她也沒錢出去唸，也想像不到畢業與沒畢業的差別，所以還是輟學回去結婚。部落林務局或鄉公所時常於暑假時提供當地學生工讀機會，一天的工資是 500 元，每個村有兩個名額，方柔曾去林務局打工。努力一個月之後的成果可能只是換來一台夢寐以求的數位相機，或是幾件衣服，不過這裡的孩子卻對這樣「沒錢，逛逛就好」的方式，樂此不疲。

第四節 資本不足

(一) 家庭支持度的無力

1. 經濟問題

碧候到南澳騎機車的車程約五分鐘，部落的村民通常會騎機車到南澳買菜，而南澳共有三家賣菜的地方，偶爾還有菜車會來碧候賣菜，所以碧候的村民不用到較遠的羅東鎮買菜，頗為便利。而碧候的生活步調很慢，經濟能力大多不高，也不甚要求其他生活物質的品質，僅有些經濟能力較佳的村民會嘗試在羅東鎮買房子或租房子，並且讓孩子在羅東鎮念書。

碧候的父母多為臨時工，且以勞力工作為主，因此傍晚或晚上下班回到家後，常覺得非常疲憊，固然如此，教育孩子的重責大任多落在母親身上，然因母親工作時間不定，因此鮮少有時間與孩子深入交談，在父親方面尤甚，往往在孩子升上國中後便不知如何與孩子交談溝通，更遑論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只是自以為是的認為孩子應該要能體會父母親努力賺錢的苦心而用功唸書，正因為家長較少與孩子交談，家長幾乎不清楚孩子在學校的學習狀況或發生什麼事，遂學校老師認為家長似乎不甚關心孩子在學校的課業，也普遍認為是學生家長皆全心於努力工作改善家庭經濟困難，而無時間關心孩子的學習生活。

中輟生惠惠原本讀復興美工科，因為爸爸去逝且媽媽改嫁，而被遺棄在奶奶家，由奶奶代為照顧。於高中二年及那年，因家裡沒錢提供她唸書而選擇休學，從小不曾進入正規體系學畫的她，剛好填了一個需要很多畫畫能力的科系，畫圖需要許多額外材料費，也因為學校課業並不是她能力所及，又沒有其他資源支持幫助她完成學業，因此惠惠決定休學。

休學後的惠惠，在碧候親戚開的影印店裡工作兩年，這兩年期間，她為自己買了摩托車和保險，自立自足。二十歲那一年，部落親戚來逼婚，她又沒有別的去處可以逃避眾人的耳語，在對方全家第三次一同到台北來提親後，答應了相親結婚。原本想要賺錢再繼續學業的夢想，屈服在泰雅認知女人最重要的事—結婚，因此想繼續回學校讀書的夢，在 21 歲時被迫中斷。

而另一位中輟生振興，是碧候孩子王，非常的聰明，鬼點子很多，因此同儕團體常在他的吆喝下一起去做某件事。2002年舉辦高中成長營的活動時，他正巧從南澳完全中學畢業，是高中部第一屆畢業生。也是近十年真耶穌教會四百多人裡，第二個考上大學的學生。其實他同時還推甄考上屏東科技大學，他卻不肯去唸，理由是屏東離家裡太遠了，還有就是與和許多碧候的孩子一樣，他對繁華台北存有許多美麗的幻想，遂決定前往北部唸書。

當年，我們請他在生涯規劃這堂課中闡述自己的求學歷程。他推甄上景文技術學院，是上網查詢許多相關訊息，並且對這科系作了許多功課，自己決定選讀這個科系。振興北上唸書後，先住教會的學生中心，沒有車子的他每天從台北商專附近搭一小時半的公車，到新店景文技術學院上課，在班上一開始也很沒有安全感，與班上同學直至學期末才熱絡起來，這段期間他一直想休學，後來練啦啦隊之後，班上同學覺得他很搞笑，又在打系排時表現優異，才獲得同學的肯定。後來居住處所離學校太遠，交通不方便，每天通車費近百來元，他只好到便利商店值大夜班，於是沒錢的他晚上工作，白天睡覺。漸漸不去上課，大一上學期末便主動休學。

再拿2005年發生的問題來談，當年度南澳中學連續兩年基測最高只有32、34級分，在部落中大多數學生國中畢業後，便選擇家長一起做臨時工而不繼續升學，幸而近年南澳高級中學的創立，使就讀高中的學生人數有上升的趨勢增加，但就讀大專院校的學生仍不到班上10%，除原住民外加名額的推薦徵試錄取外，2005年南澳完全中學畢業考第一名的學生僅考了32級分，分發後就讀於澎湖大學四技部，原因無它，僅因為成績剛好符合這間國立大學之錄取標準，國立的尾端學校與私立的好大學相比，最後抉擇的原因在於學費比私立學校便宜很多，遂選擇就讀該校，筆者認為這顯示教育部雖降低原住民學生錄取標準25%，但對原住民學生而言，教育與升學大部份仍處於絕對弱勢的狀態。

2.家長不了解教育體制的遊戲規則

就讀林口體育學院的紹哲，憑著自己過人的毅力，在沒有教練的情況下自己練習擲鐵餅，且於比賽中得到全國第三名，因此得以保送林口體育大學。當他第一次被 1/2 時，家長卻不明瞭，學校體制裡，有關 1/2 學分的危險訊號。紹哲仍舊無法在功課上突破，於是在第二次 1/2 前，紹哲主動辦理休學。辦理休學後，紹哲與女友發生關係而選擇結婚，婚後兩年，在當兵時簽下五年合約成為志願役的軍人，生活才逐漸穩定。

學生在課業方面發生問題時，通常需要求助父母與兄姐，但對於碧候的學生而言，從父執輩開始的慣性中輟，使得在課業上並沒有有效解決資源的回應方式，父母親不甚理解學校裡孩子所發生的問題，再者尚未培養出父母與孩子有效的溝通方式，父母在孩子提出危險訊號時，多以辱罵的方式處理，因此在孩子心理尚未能得到紓解，而又因為親屬資源都在碧候村落的人群中，未能對外尋求有效資源，因此多藉助交男女朋友來抒發壓力，尋求認同與自信。對於每況愈下的學校課業、家庭關係，複加上男女問題，因此壓力時常使得孩子們受不了，故選擇中輟一了百了。

另一位東海大學哲學系的中輟生偉翰，於大三下學期期中考時，考了好幾科零分，快到期末考的時候，他只好去找教官請教官幫忙，教官建議辦理休學對他比較好，於是他決定休學，他大一上時，不甚喜歡哲學，於考試時，發現同學作弊，耿直的他就算不會寫考卷，也堅持不肯作弊，因此當學期被三二！後來在許多老師的鼓勵下，他才重拾書本繼續就讀。偉翰為了圓公務人員的夢，遂選修了公共行政輔系。因此其餘大三下休學時，對外宣稱的理由是爲了準備原住民行政特考，如果考上有工作，他便不會回東海繼續讀書。

關於考上的科系，孩子就算不想念，成績也不會好到可以進行轉學考，唸到沒興趣的科系，家裡也沒有多餘的錢讓孩子重考，直接不去唸或休學，大多是一般碧候孩子的唯一有權利作的主動抉擇。外出就學後的經濟困境，不是原民會一個學校每年給十個兩萬塊獎助學金名額可以解決的，日日夜夜接踵而來的學校同

儕相處壓力、交通費、房屋租金、吃飯錢等經濟壓力，對碧候孩子來說，面對眾多無力解決問題時，唯一的解決的模式便是什麼都不管，回碧候部落過著單純且可以維生的生活就好。

碧候部落至今仍一直認為教育是有錢才去作的消費性行為，然而在碧候生活時，不需要用到許多花費，伴隨孩子出外就讀，家庭經濟壓力便常成為媽媽與外出孩子的爭吵點。其實部落中一直在兩種思緒的矛盾情況下，一方覺得唸書很重要，一方覺得孩子能讀就盡量讀，若是不行，那回來碧候也一樣可以生活，因此能不能完成學業？要不要逼孩子讀完書？父母其實一直在天秤兩端飄蕩，既不希望給孩子太大壓力，且在家庭經濟無力扶助的情況下，多選擇放牛吃草，只有自己肯吃苦的靠打工度日的極少數孩子，才能完成學業。

3. 父母對於學業的處理態度

偉忠認為由於碧候父母工作忙，所以從小兄姐便背負起教導與學習的責任，加上要養育的孩子也多，自然缺乏教導孩子的時間，因此遊戲學習模仿都是大孩子帶著小孩子。關於學校課業上就算父母有心教導，卻也經常面臨不知道如何指導的窘困，只好隨口問問功課寫好沒？而不會主動訂正錯誤，因此孩子在學習上，多自食其力，隨興發展。

甄宜自己的情況，幼時因外出工作的關係，父母每個月，只有空回家一兩次，平日多是爺爺奶奶照顧她們，父母回家時，也不太在意兒童課業的情況。甄宜認為這是因為父母本身對於兒童所學習的內容，也不甚了解，更無從指導所引發的連鎖效應。同部落的大雄也有相同困擾：

筆者：你覺得在你的學習過程當中，在家裡面的教學方式啊，跟在學

校的老師教你的東西，有沒有什麼樣子不一樣的？

大雄：在學校老師教的話會比較清楚，因為在家裡你不會的你要問

誰，沒有人可以問啊，父母親的水準有的大學、高中畢業這樣子

的，原住民上一代的說法，就是很少讀書這樣子，所以比較不懂，

所以我們問問題的話都是到學校問啊，所以在學校學習的效果比較好，在家裡只能靠自己看書，然後不懂的還要到學校問老師，所以在學校學習的效果比較快。

大雄在此處點出一個，原住民學生長期以來一直面臨的問題，即父母親對於兒童在學校學習時無能力指導的無力感。泰雅族女性對於孩子月考成績不是很理想的回應，多鼓勵並說加油，若孩子說對讀書沒興趣，則認為學得一技之長就好。多順著孩子自然發展，並不太要求至於檢查功課時，父母多會說「你先把作業寫好再看電視」若孩子說寫完大部分就會容許他們看。倘使孩子爲了看電視而謊稱已寫完作業時，父母多數無法發現，因為學生常常刻意「漏抄」作業內容。²³⁹張玉英問卷調查顯示，泰雅族父母在孩子課業上有問題的時候，會去請教老師或同學時的比例高，但同樣身爲泰雅母親的她卻觀察到，其實大多數父母是把問題留著，不加以處理或是把問題丟給孩子自己處理。而孩子隔天到學校會主動問老師或同學的比例渺小。這樣的模式循環下，孩子原本就對概念或問題的關鍵感到模糊，日積月累後，仍不懂得如何妥善處理，以致影響後續的學習進程。學校老師若沒有留心到孩子這樣的困境，可能認為孩子偷懶不用心，學業表現不如預期的好。²⁴⁰

松父說，舜瑤是被三二的，他什麼也沒說，成績單寄回來才知道，八月剛入伍。原住民學生多數在自助學習的環境中長大，父母對於課業上的了解有限，自然幫助有限，加上孩子對於課業多採取不求甚解的態度，致使大多數原住民孩子一直在低學業及低成就問題上循環。

（二）如何尋求幫助

國中之後，到外面唸明志技術學院的大衛，是跟偉忠一起去的。大衛也許是因為有點大舌頭，家中的兩個哥哥又都非常優秀，所以造成比較內斂的性格，一群人在嬉戲時，他大多扮演在一旁微笑的角色。但球場上的他一向不遑多讓，身

²³⁹ 張玉英（2005）頁 126-128。

²⁴⁰ 張玉英（2005）頁 124。

手極為矯健靈敏。

大衛與偉忠一起就讀林口明志技術學院，住校後兩個人都覺得十分不習慣，因為我行我素慣了，因此很難適應宿舍裡學長學弟制諸多的規矩，且很多人也會在宿舍裡抽煙喝酒（因為真耶穌教會信徒嚴禁抽煙喝酒），都讓他們覺得學校宿舍是罪惡之地，而且每天睡前還要做五十到一百不等的伏地挺身，簡直生不如死。筆者希望得知，他們中輟前，在學校如何尋求幫助。

筆者：那老師時常跟你聊天嗎？

大衛：還好。

筆者：就是比較少這樣子？

大衛：對。

筆者：你有沒有跟哪一科老師比較熟？

大衛：應該都還好啦。

筆者：都差不多這樣子，那你有問題怎麼辦？

大衛外出就學時似乎跟系上老師不太熟稔，當有課業上的問題時，便回到國小所習得的處理的方式，找同儕團體幫忙。

大衛：問題，就跟教會的兄弟姊妹啊，兄弟啊，弟兄，跟他們講這樣。

就是我們那個學校會有一個明志團契，那個團契會有學長來找我們這樣。

筆者：所以你是說有功課上的問題還是什麼方面的問題會找他們？

大衛：對呀

筆者：那一種類型你比較會去找那一些學長？

大衛：課業吧！

筆者：課業，然後他們會教你這樣？

大衛：對。

筆者：很常嗎？

大衛：還好，就是像一般如果他已經算好了，然後你就算啊，算好去

算啊，他就我會的時候，他教我要等到我會的時候，時間會太長
啦，就是稍微因為一點時間這樣。

筆者：一個禮拜大概幾次啊，是你去找他們還是他們來找你？

大衛：我去找他們？

筆者：那你去找的這些學長他們是什麼教會的？

大衛：真耶穌教會的。

筆者：那他們會教你們功課，還是其他的事情嗎？

大衛：不會，因為他們忙他們的我們忙我們的，都很忙就對了。

當碧候的孩子們在課業上有需求時，會尋求同儕助力，但同儕助力中的人際互動，已不是建立在部落以往對彼此的了解認知上，因此助力維持的時間大多比較短暫。而且有時候要麻煩對方很長的時間，教導功課，會感到很不好意思，久而久之便不好意思再次開口尋求幫助。振興半年多以來的腳傷，因為不希望再給老師添麻煩，因決定還是轉學回南澳。

振興：…我想說，想一想，我覺得說也很累啊在那裡，那時候腳還沒好
了，那時候才剛拿拐杖而已，拐杖已經沒有再拿了，又想說這
樣也好啦，回來就好了，回來也比較輕鬆，不要給老師麻煩，因
為在那邊是老師照顧我的啊。

而尋求幫教師協助是碧候孩子較少採取的方式，除非是教師主動協助。但多方面的需求問題不是三兩天可以解決的問題，這些孩子需要的是了解他們價值觀的多元諮商協助，並且是需要長期經營陪伴。

碧候孩子的有宗教信仰及團契間的相互幫助，仍算是幸運的一群，更多的原住民學生多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自立，因此原住民社團成為這些學生紓解壓力的出口，有時候，出口對於原鄉或原住民的生活方式，有過多想像時，便會模仿起原鄉喝酒方式，致使許多原住民大專社團與酒鬼畫上等號。其實這都是壓力以及無後續支持力所導致的結果。應在大專院校建立原住民多元輔導諮商室，支持這些已經突破許多困難來到大學的學生，走這段人生重要的適應歷程。

(三) 碧候孩子所認同的教師—持續扶持

碧候孩子談到漢族教師與原住民教師在教學上差異的可能來源：

筆者：你覺得他跟平地老師有什麼不同？

大雄：不同的地方就是，其實他們教育的方法都一模一樣，就是教我們要最重要是先把讀書弄好，他們不同的是，像原住民的老師比較瞭解我們原住民的孩子在想什麼，因為就是原住民，所以從小知道他怎麼長大的，他是比較瞭解我們原住民，像平地的老師就比較不瞭解我們，跟我們的生活環境不一樣，當我們有問題的時候或是發生什麼問題的時候，原住民老師比較瞭解我們現在在想什麼。

筆者：你可不可以舉一兩個例子，就你那時候遇到過的事情，還是同學，讓你就是覺得原住民老師比較瞭解？

大雄：我是沒有遇過這樣的事情，我心裡感覺是這樣，因為平地老師要瞭解原住民的小孩子的話，除非是他比較用心投入，去關心那個小孩子，其實我們原住民孩子本質不壞，只要你用心教的話就會教很好，因為怎麼講，原住民孩子可能看了爸爸或是看看媽媽會喝酒醉就傳給孩子，我有跟那些抽煙喝酒的有聊過，我說你怎麼會抽煙喝酒，他說，他爸爸媽媽這樣喝酒醉他不喜歡，因為上樑不正下樑歪，傳染他，然後他們平常喝酒打架打架，他們都是喝酒亂性就打架喔，其實他們本質都很好，所以不要把刻板印象就想成很壞那樣子，其實他們也想把自己弄好，只是別人對他們比較不瞭解啊，如果你親自去瞭解他，你才會瞭解到他是出在哪裡，找出原因然後去解決那樣子！

因此漢族教師與原住民教師雖然因為身分有些不同，而會帶著不同觀點看孩子，但卻可能因為對待孩子的用心，而變成孩子更好的人生伴侶，筆者在訪問

曾經重考的育文時，他告訴筆者一段很感人的故事。

育文在部落中屬於比較內斂的孩子，往往是被吆喝著幫別人做事的孩子，但出外唸大專時，他於漢人的環境中卻容易帶動氣氛，筆者歸結於他與部落的孩子相比是安靜的孩子，也因為他反應較慢，所以在口角或笑談中較容易被其他孩子佔上風，然而已讀到大學三年級的他，在返鄉時，被部落長輩認為是較穩定的領導者，因此在山地暑期輔導中成為小組長。

某次在公館吃飯時，他談到自己的求學歷程，表示就讀國三時，每每上完輔導課後，國中老師會留下一些「較有潛力」的孩子，幫他們上課到晚上十一點，再加上班導也逼，才得以考上了宜蘭中學。這位地理老師始終沒放棄，一直支持他，育文就讀高三時，英數太差，然沒錢補習，後來地理老師得知後還幫他出錢前往補習班補習，加強英數能力。聯考第一年因為亂填科系而被分發到佛光大學，後因部落輿論聲浪過大，認為唸佛光就是要學佛，於是篤定基督教的他放棄就讀佛光大學的機會，而決定重考。而在重考的那一年，地理老師也偷偷出了兩萬塊給他。同年度，另一位教會山輔老師借他四萬塊去繳補習費。

當時父親種生薑並不是完全賠本，而是繳交了父親認為積欠已久的每戶建新教會會堂基金五萬塊。

他談到漢族的地理老師對他的關心是這樣描述的「一關心就很持續」，有一次很久沒去找地理老師，老師就說：「你還知道要來喔！」雖然在他成長過程中，老師有為了許多事情生氣，但始終沒有放棄育文。他常對育文說「在你身上花物質是其次，他看到成長才是最重要的。」育文國中時被老師逼考上宜中，留他們到晚上 11 點，同時期還有一位同學，與他一起被老師「認養」，這位李曼屏也是碧候人，後來考上輔大宗教系卻沒去唸。他覺得是這位老師從國中很持續性關心，從考上高中送 swatch 手錶，那時他帶著，去宜中別的同学問「你家好有錢，還帶名牌！」他才知道那是名牌手錶。老師多年來常常騎著腳踏車，從南澳到碧候看他，現在關心的不再是成績有沒有進步，而是育文談話所流露的思考、做事的態度有沒有進步。

育文另外又談到教會課輔老師，他形容這些老師「有信仰在可以讓我成長，很用功唸書，卻也很卑微做聖工。」在這番談話前，我一直認為碧候的孩子「心很硬」，不懂感恩，常常對老師們撒謊，很難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而今卻在訪談中發現這些孩子柔性的一面。平常只要一通碧候同儕的電話，他們可以放棄和你約好的事，毅然決然的去找同鄉。他大學重考那年，因為他認定自己在部落中無法唸得下書，因此希望到北部重考，剛開始借住教會課輔老師家，而由老師幫他進行英文以及數理免費輔導，輔導的過程，育文常藉故不到，常常都是老師去他住宿地方等他，他卻不接手機，直接失蹤。

恩秀（育文的學姊）告訴我一件她很無法理解的事。他說有一次，她看見育文背著背包走在輔大附近的路上，背著包包，一個人很大聲唱歌，而路上的行人都在看他。這樣的我行我素，不顧旁人眼光，正是碧候孩子的正字標記。

學校學習或孩子的成長若定位在書本的理解、數理的演算，那麼長久下來，身居此環境的老師，便會感受到強大無力感，而在此環境的學生，自然也就無法以課本以外的表現，來獲得教師的認同與肯定。而落入程度差、不重視教育等的思索循環。如何以長久毅力有耐心陪伴這些隨時身陷許多問題的孩子，並且可以不計較他們對自己付出的體會，才有可能真正能走入他們的世界協助他們的需要。

大衛從明志技術學院轉回來後，級任導師是一位漢族女老師，他敘述南澳教師與明志技術學院教師的不同處。

筆者：那就是轉回來之後你跟老師的相處情況還是說自己跟這間學校的差別是怎麼樣的差別？

大衛：你說老師喔？

筆者：老師啊同學啊上課情形還是怎樣？

大衛：跟老師相處很好！

筆者：回來之後比較好？

大衛：朋友啊，因為老師有時候主動來找我。

筆者：是你們班導嗎？

大衛：班導。

筆者：那他主動找你還會跟你聊什麼事情

大衛：就有的時候懶惰嘛，然後老師就問一下為什麼這樣，就做錯事情然後老師會問，就這樣講話，然後會講一些如果你錯的話，然後後果之類的，就有點關心這樣。

筆者：所以你在這邊比較受到老師的關心這樣。

大衛剛轉學回碧候後，就讀南澳完全中學，部落裡的生活使他覺得心安。南澳完全中學的老師，也對這個轉回來的學生，寄予厚望。常常主動詢問課業以及教導做人做事的道理。大衛覺得自己在這裡得到了老師的注意力並得到了教師的關心，這是才是他一直想要過的生活。

教師予以孩子協助時，可能在段期間內無法看到立即的成效，但這群孩子慢慢在長大後，卻點滴在心頭的記憶起對他們重要的人、事、物。

第五節 代間循環的憂慮

筆者在寫這個章節時，參考了張坤鄉 1997 年的關於屏東縣原住民中輟生的論文時，驚覺在 2007 的今日，原住民教育問題依舊是同樣的問題，甚至筆者描述的問題仍舊圍繞家庭、經濟、歧視等問題。最近立委在反彈的原住民學生因為加分，而佔據平地生名額，許多立委覺得，原住民學生到平地已久，連母語都不會講了，因此實在沒有必要再加分。

95 年 3 月 10 日，由教育部通過新法新制原住民通過文化及族語認證，即可在原住民報考高級中等學校以上考試加分 35%。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擬定通過族語認證才能加分的政策，於是從 2007 年考大學聯考或是考國中基測原住民，必須通過族語認證，可多加 10%，也就是通過族語認證的學生，共可加分 35%，這件事看起表面看起來是多給原住民升學優惠，事實上，已在各校中變相以減少名額來抵制加分問題，如台中女中過去只要分數夠就錄取，而今年卻變相只給六名名額，即使分數夠也只能依分數前後錄取前面六名；2010 年後，若原住民大學生無法通過族語認證，代表你不會母語，那麼，這些加重計分將每年遞減 5%。2010 年，無法通過母語認證的原住民學生。將只能加分 20%，減成 2111 年 15%，到 2114 年將無法加重任何計分，必須以原始總分和平地生競爭。但母語師資不足是目前推行政策時，非常大的問題，是否有了配套措施後再來施行逐年遞減的錄取問題較妥當；烏來鄉十年只培育出一位教職人員²⁴¹，碧候村亦有相同困境，四十多年來才培養出三位教育體系國小的教師，2007 年全國原住民教師原住民保送師範體系名額剩四位，在所有對原住民師資培育政策都縮減的情況下，原住民教育卻必須加上母語師資的培育問題，而其間共有 41 個方言別的師資需求，升學優惠措施似乎已成爲另一項原住民學生的學業壓力，且似乎可預見未來原住民學生被自然淘汰。

碧候部落屬泰雅 Cyoli 群語言，並且混合大量日語，而成爲獨立語言認

²⁴¹ 林秀美（1995）頁 152。

證科目，卻面臨找不到母語教師的危機，碧候學生在完全中學學習的母語是 Squliq 語系的泰雅語。而通過母語檢定的教師，大多歲數已大，面對活潑國中生，缺乏教學需求時的臨場應變能力，以及教育的表達方式，再再都是母語加分問題的癥結。

筆者的父親是平地人，母親係台中和平鄉泰雅族人，父親因工作關係多不在家，因此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在信義鄉生長至 10 歲才到埔里鎮。筆者因為在信義鄉布農族部落長大，家中無人與母親對談泰雅語，於是筆者無法學習 Cyoli 語系的泰雅語。研究所所開的泰雅語課程，是 Seediaq 語課程，2007 年的語言巢課程中，並無泰雅語中 Cyoli 語系的語言巢課程，致使筆者想要學習母語卻苦無學習師資，而這已是語言補救措施做的最完善的台北市的情況。原住民家庭為了生活家計，時常四處遷移找尋工作機會，而今原漢或不同原住民種族群通婚亦多。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在立委的砲轟下，制定了飲鳩止渴的語言方案，對於十年來並沒有因加分或大專院校增多而改善的原住民教育輟學窘境看來，筆者對於這樣的加分措施的看法，認為此政策無疑在原住民教育上雪上加霜，原住民教育不單是因為母語問題，還根基於更多文化脈落與主流體制對生命或世界不同的價值判定。然而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為主的漢人社會，每份履歷都必須先繳交最高學歷證書，每份工作的優先篩選重點，也是攸關學歷。身處升學弱勢環節裡的碧候人甚或偏遠地區的原住民學生，也許十年後，仍要受困於今日所發生的問題及錯誤的政策當中。在碧候時常令筆者憂心的是，他們因為自己的價值觀而有某些與對抗主流的選擇機制。但多年以來，他們其實被現實環境所拘束，擁有看似現代化的生活，但卻在現代與過去適應當中充斥著許多價值的對立，會不會十年後，我們又看到同樣的問題在間代裡繼續循環呢？